

17
66

皮克的情書

彭家煌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01945

上海

現代書局

1928



3 0538 6464 5

857.7
183.66

皮克的情書

涵瑜：

我們同在一個學校裏，天天微笑的相見，天天不斷的在書本上互相研磨，一月一月的過去，一年又快到了。無限的衷曲漸漸在彼此的眉目間流露出來，這恐怕你也不能飾詞辯解吧。但是，我們祇是緘默，祇是把滿腔的情緒閉在肚子裏煎熬，這是多麼苦痛的事呀。這幾天我已處在無法煎熬的境地了。我似乎是得了神經病，一切失了常態。我爲着自己，也許是爲着你，不能不把我倆中間的幕幕揭開，將兩性間的森嚴的壁壘打破，把胸中的鬱悶盡量的發泄出來。我本想和你面談，但心裏存着“戀愛”的念頭竟羞怯的說不出口，因此就用筆來陳述。這封信出發的動機是這樣的，冒昧雖是冒昧，但是你有拒絕和我筆談之權。我想這樣一次的通訊，總不能就認爲我是大逆不道吧。我在神志昏迷中顫慄的寫着，明知道這信發出後是凶多吉少，明

知道因着我這次的失檢，你會給我一個重大的難堪，將我數月來的經營毀滅。不，不會毀滅，我自己相信我已下了千萬個決心要寫這封信，一切的顧慮，實在沒有力量阻止我這枝筆。涵瑜呀，真的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我這枝筆。我忍心的寫了這些話，我手中已預備着明天和你見面時遮臉的大蒲扇了。我還怕什麼，祝你平安！

皮克

二

涵瑜：

我的靈魂好像綉絲縛着，掛在天空，被狂風震撼，岌岌然要掉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一般。綠衣使者的救星呵！你祇將快樂與安慰一包一包的從我旁邊遞給那些不相干的安閒的人，全不理會我。難道我咋兒的信沒有遞到她的手中嗎？難道這是犯了罪嗎？所謂師生，這是何等莊嚴的名分！這上面還能再加上一層別的關係嗎？愛的嫩芽之上已鋪着一層堅冰了，沒有滋長之望了，枯萎就在眼前。我

亦
也
怕

的魂魄給失望的恐懼驚散了。心靈給羞慚包裹了。我祇是放開兩眼眶的淚水滌去我的羞慚。通宵仰看着漆黑的穹空懣悔當天的失檢。但是這些思潮已成了幻夢。從你那珍貴的回音頽到之後，這些思潮已完全離了我的心境。我的一切，已完全恢復了常態啦，這是我應當如何感激你的呀，涵瑜！

我的寒微的家世，在平日閑談中我已向你流露過的。你不是時常替我嘆息嗎，你現在又殷勤的勉勵我，我的枯焦的生命就同得着春風甘露一樣，自然的將來會生出鮮花供你的欣賞！我在潦倒窮愁的生活中，本來沒有妄想過需求一個女性的安慰，也不曾和女人通過一封信。我從前見着女人就得紅臉的，可是現在啊，‘紅臉’在我竟算不了什麼，現在寫信，那心的震跳，手的戰慄，也都算不了什麼。我不顧一切的要跳入愛情的網裏才愉快呀！涵瑜，我真的喜得要流淚了！
騷！真騷！

戰爭發生了，砲聲隆隆，看是誰成了誰的俘虜，我們明天看晨報的號外吧！再談，祝你快樂！

回家竟有這多事！
嗚呼，哀哉！

三

涵瑜：

天天見面的我們，不知如何交談的機會反而比從前更少。就是偶一交談，也不比從前那樣的自由，放肆，真是好笑極了。在我們和平常一樣的交談時，旁邊的人似乎都在偵探我們，周先生的笑語似乎是譏嘲我們。姜女士在我們中間走過時，向你瞧瞧又向我看看。我真的很害怕，怕她已經知道我們的秘密。這或許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今天上午，我一連寫了兩封信，想乘着沒人在旁時面交給你，但是終於沒有機會。我祇好煩郵差送給你吧。我想這種無聊的信，每星期寫兩三封就夠了，多寫是要耽誤你的讀書時間，消耗你的珍貴的精神的。但是這恐怕是一句口奉心違的話。我一接到了你的信，便失了我的堅決的主張了。本來我倆相隔咫尺，遙若天涯，衆口悠悠，限制我們沒有

互談衷曲的機會，我們不憑這枯筆寸紙來一表私
忱，又有什麼辦法呢？已經九點鐘了，想你已甜蜜
的安睡了吧。

皮克

四

Centre Park, 風景佳絕！

假山之陽，花園之北，

更是池水漣漣，荷花香艷；

惜那水榭當中，

少着情人兒一對！

明兒是星期，我真喜幸！

你隨便梳粧，莫誤良辰；

最好是背着人兒行，

那管你肯不肯，

到了鐘敲七點，

我准在那裏耐着性兒等！

涵瑜：

昨夜成邀遊公園的新詩兩首，這也是汗牛充

汗牛充棟之詞不手矣!!! 呵!!!

棟的青年文藝中頂爛調的；撇詩論事，這也是青年們最流行的把戲。我們不是青年嗎，雖則是師徒。詩禮之家的道德君子在超乎師徒關係萬倍的中間，還背着人做他們的紅樓夢咧！涵瑜，管他有沒有人瞧見，盼你明天清晨堂哉皇哉來這們一蹦。祇要咱們自己夠受，管他媽的禮教！

你的信前晚七時收到。房裏有人，我將牠貼胸的藏着，全身感着爽快。人家走了，我捨不得拿出來瞧，因為瞧完了，便要再等幾十個鐘頭才有瞧的，不是太難熬了嗎？而且隨便的瞧了，似乎對不住你，因此我洗好了手，擦了臉，漱了口，脫了衣服，放下帳子，在被裏安閒地仔細地玩味你寄來的那全付的珍珠。我一直睡到天光，依然是微笑着。

來吧！來吧！來吧！妹妹！這封信有代表我的全權，明兒迎你到公園。

你的皮克
五 真他媽的假！

涵瑜：

你聽見大砲響嗎？恐怕你在回味着昨天初見握手時全身如着火般的况味，覺着自己也上了戰場，聽不到別的大砲聲呢！

你的信今早收到了。你要我下次相會不必吃西餐，多花錢，涵諭，你的盛意可感！我一個月的薪水本來不夠吃幾頓西餐的，也不會吃過西餐。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下次決以清茶相待，勿念。

努力求學，自是青年的快事，也是我念念不忘的。不過我每天教了兩點鐘代數，還要擔任許多校務，晚上連休息時間都覺不夠，實在沒有餘力用功；況且這晌時局不靜，人心惶惶，也無意求學。這是暫時的，你以為我是服服貼貼安於現狀嗎？我時時苦惱着這事呢！緩一下子我要到教堂裏的高級班學英文。下半年決計擺脫一點教務，到北京大學英文系去旁聽。

你呢，你也得勸勸你自己；從前還按期交代數演草，這幾天連課都不上了。我知道，這是我的罪過。我從此不敢和你通信了，免得分你的心。

胡先生說：上次月考你的幾何試卷祇有三分。我聽了替你擔憂。明年上期就要畢業，爲着無限的前途，實在不容是這樣因循下去啊！我並不着急你的分數，我單怕你從此不努力了。我並不重視虛榮與階級，我自己就沒在大學畢過業，也不想定要在大學畢一回業，祇覺着實際上要超越一切虛榮與崇高的階級才好啊！

你的身體還發熱不？很念！ 你的皮克

六

涵瑜：

昨天下午，我同族弟到公園長美軒中小餐。我們覺着無聊，族弟很想見見你，因此我就打電話邀你。誰料接電話的是密司王，她故意和我麻煩，弄得我進退狼狽，我就連忙改變自己的聲調，免得給她識破，可是我那慌張的神情，若是有誰瞧見，必會駭然的。

你僅僅和我說了一句：“你是誰？”便絕了線。

我知道你不常接電話的，何況你旁邊還有會開頑笑的朋友，而且打電話的是一位不能當衆宣佈的我呢！我在失望之中，覺着這世界無限的荒涼，這公園不過是我古木蒼然的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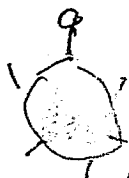
上星期日的晚上是我的值班期。教職員就祇我一人留校，同學們出游的出游，回家的回家，你竟不回家，和一位朋友倚着我房子對面的教室的欄杆將幽雅的簫聲一陣一陣送到我耳邊。這簫聲在訴你的無限的心事；這簫聲遞給我不少的慰語。我倆雖如隔着蓬山幾萬層，但我內心的沈悶，已給樂音遣散了。謝謝你，涵瑜！

有餘的休息時間，都銷磨在寫情書裏面，不筆談吧，這顆心兒也是自鳴鐘一樣，一刻兒也不會停擺，終日縈紆着你，考慮着將來的一切。這樣本是太自苦了，但要這樣才舒適，要這樣才快樂。快樂雖是快樂，然而我的軀殼的確是害著病了，和你一樣昏昏沈沈，如在夢中！

我記得英文裏有這們一句話：There is life,

討厭心裏!

這是不好的習慣玩弄



妳寫的信件真討厭，就那妳用玩笑，否則還有好

there is hope. 涵瑜，別再自苦了，你暫時丟掉你心中的我。我丟掉我心中的你。我們不仍然是從前的我們嗎？趕快健康各自的身體，努力各自的前程。戀愛不是我們的職業，我倆在互愛着時那能放棄其他重要的一切！

皮克

七

親愛的涵瑜：

好幾天沒接着你的信，查看點名簿，祇見你的名字下面一直行的圓圈，我斷定你是病了，心中好不難受！我疑心那圓圈是我眼眶裏溢出來的。

午飯後竟欣然的接到你的一封信，折開一看，筆跡潦草，沒稱呼，沒署名，“親愛的”三個字什麼地方也找不着。你以為我因此會生氣嗎？我更喜歡，我更感謝你！

前次信中“我丟掉我的心中的你”是相對的是暫時的，是積極的相鼓勵着，是真正在培養我們的愛苗。誰料你竟誤會了呀！你說：“你拋了我是應該

妳愛者不看
誰他媽以一定讓妳看了

的。你心中有無數比我好十倍的人兒將你的胸膛佔住。自然，在同時同面積裏那有我的容量啊！你乾脆的和密司李甜蜜的談着吧。不必敷衍我了。”
唉！真是冤哉枉也！我有口難辯，我祇好對天空發聲長嘆！

你想，全校都是女生，那能不理會她們呢？爲着要保守我們的秘密，尤其要表面和你疏遠，和她們近接。這是我一點苦心。不料這點丹忱竟招了怪啊！妒忌是美德，妒忌是愛的表現，近人有句詩：“有病方知妒婦賢。”這話我很相信。你惠我這樣的餽贈，我真心感，不過，涵瑜，因爲着我前次的信竟致你臥病幾天，畢竟是我的罪過。畢竟是使我不能不泫然流淚的！

我倆原冀在生活枯燥的旅途中尋覓甘泉，這甘泉竟如毒質般在賊害我們，這是意想不到的事。短嘆長吁，繼以憤怒，這是爲的什麼？我看這是束絲自縛，推着悲哀的石塊，壓在自己的身上。眼見得一切會斷送在這中間啊！

明天又是星期日。我陪你到法國醫院去看看病吧。如果大家身體爽快，就到遊藝園去散散心好嗎？別再提前次的信。我在這信裏送你千萬個“對不住”。

皮克

八

涵瑜：

星期日我們在遊藝園看見密司何，你不知如何那樣害怕。就是她看見我們，我們並沒有手挈着手，肩靠着肩，兩人中間還隔着十幾步，怕什麼。況且遊藝園裏並沒有法律的規定，准了你去游就不准我去游的。而且即令手牽手，肩並肩又關着誰的事哪？涵瑜，我越想越氣！

醫生真奇怪，說不出什麼病，祇開藥方，要我們靜養。我幾年不曾服過藥，我決計靜養幾天得了。你恐怕非服藥不成，因為你的身體問題太多了。

學校定下星期停課試驗，你如果身體不好，也不必捨生命來趕試驗，爭分數。分數多的人不一定

學問好。你們同班中有好幾位，試驗時要看別人的卷子，防不勝防，這樣去求分數，分數是一文不值的。如密司宋，密司李，月考都要晚上不睡，弄得吐血來爭這分數，分數對於她們有捨生命去換來的必要嗎？

昨天接到表妹一封信，她說：“我們不得已或只能入學校，因自修經費實多於進學校；想好好的讀書，自修實在是較好的法子。現在的學校根本的是制度太壞，摧殘個性。一句話包括，可說學校是殺人的機關。”她的話雖是過火一點，然而的確有她的理由啊。

~~你畢業後將怎樣呢？再進什麼學校呢？進女高師吧，但是有些學生放上了也不肯進去，不知是什麼道理。進北大吧，我看你非再加點補習的工夫不可。不進學校吧，社會上很少相當的職業位置你。難道整天祇是煩悶着不成？生活便是戰鬥，誰都知道的，我們是在戰鬥嗎？我看似乎是在自殺。空空洞洞的互相勉慰，沒有用處，盼在最近我們來商量~~

個辦法。

皮克

九

瑜妹妹：

以後的信，最好信封上寫：“張寄”“吳寄”，不要寫“瑜寄”，給人識破。信封上的字頂好也換換樣兒。今天聽差拿了許多信走進來，教務主任偏偏拿着你寄給我的信看了又看，才遞給我。我不知如何像賊一樣的心虛害怕，不敢抬頭正視他那銅像似的面孔。

舍監檢查學生的信件是本校頂重要的規程，我是半個職員，自然也有知道許多趣事的機會。學生的信件裏，情書佔十分之三四，有的男生爲着失戀要自殺的，但畢竟沒有自殺的事發現。昨天上午有一封給密司周的信，信中用半通的悱惻纏綿的詞句勸她萬不可自殺，舍監要我去報告密司周的家裏。我還沒有出發，密司周竟搖搖擺擺又到校了。那安慰她的情書還沒有到手，她却仍然高興的

言
樣
情
書

活着，可見自殺，不過是滿足某種慾望的一件工具，並不算很值得注意的事！

由學生們的信裏所發生的麻煩事件實在太多了。竟使學校當局放棄責任，自動的取消檢查之議，真可驚異！這解嚴的消息一經傳出，北京城裏的男女學生怕不會裸體跳舞，白晝宣淫嗎？

敵省的第一女子師範，從前不聘男教員，後來竟開禁了，不過像太后們垂簾聽政一般，講壇前掛着一大塊白布，阻斷師徒之間的電流。後來那白布也取消了，有一位男教員眼睛瞧着天花板講授，出了教室，視線才敢落地。那教員後來教我們也不改他的習性，使我們非常的懷疑。當時引起了同學們的探討，所得竟是這們一個來歷。現在呢，恐怕是江河日下，世風不古，廉恥道喪男教員和女學生的目光簡直是平視着呢！

沒有一點兒事竟寫了這麼多，無聊，無聊！你的信，收到。你的身體有進步，我很感謝！不然我會時時刻刻為你擔憂，因為沒有強健的體力，你便永

遠的不能站在生活的陣前勇猛的衝鋒啊！

你心愛的皮克

十

親愛的涵瑜：

由蘇君處轉來你一封信，奇怪！奇怪！我當時誠不知如何你的信會由他那裏轉來的。我看了信，肚子要笑痛了！

妹妹，我這破舊的行李，從我進初等小學時起一直到現在。牠跟我趁火車，乘洋船，牠跟我漂泊到天邊。我交了多多少少的時離時合的朋友，祇有牠對我永遠的不曾有變遷。朋友們說：“你製一套新的都製不起嗎？”我不理會這樣的慫恿。學生們取笑着說：“先生，你的帳子被窩究竟是白的還是黑的？”我不解答她們的懷疑。聽差的說：“先生，拿去洗洗吧？”哼，進洗衣店一次，就會白受糟踏，窟窿累累的拿回來，我索興給他個不理。不讓我那親愛的行李離開我一刻兒。

昨天發狂了，允許聽差將行李拿去洗了。你以爲我是爲着愛了一個女學生給學校撤了差搬着行李走了嗎？洗行李，在我，本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你忽然到我房裏不看見牠，自然要起恐慌，同時也不看見我，自然更加起恐慌。不過你太浮躁了，太粗心了，在情書中寫了這們一頁可笑的事實，你自己何等羞慚呵！一刻兒不見我的行李便值得大驚小怪東奔西走去探聽嗎？算了吧，你乾脆一口把我吞了，免得發生意外的危險和未來的虛驚！涵瑜，我寫不下去了，眼睛給眼淚塞住，爲着你發生了這樣珍奇的可笑的事件，我應該報答你以眼眶裏掉出來的珍珠！

密司熊爲什麼老跟着你和暗探一樣呢？如果她知道我們新近的事情，那她就不應時時伴着你做我們的眼中釘。如果她不知道，你就不必告訴她，免得將來受流言的痛苦。我是本無顧忌之必要的，全是爲着你，全是爲着你要受假面具的禮教的遮掩啊！

皮克

涵瑜：

現在要學期試驗了，你功課都預備好了嗎？如果身體不好，就不去特別預備也行。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在倉卒之間沒有充分的預備，想操勝算，這也是和某將軍一樣，還沒有進關，便侈言着走馬看洛陽之花，投鞭斷長江之流，同一可笑！

學校的房子小，人多，你不如搬回家去，比較舒服些。昨晚舍監不在校，密司劉在半晚上發生了駭人的病，沒有人負責。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啊！

這幾天，我擬不多寫信給你，免分你的心。我自己很忙，你也少寫點。過了試驗再暢談吧。試驗，不過五六天就完了，暑假就在眼前，忍着點兒吧。到那時隨便要怎樣我都承認。

密司王邀你同去，會她那未曾交談過的情人，去不去在你，何必問我。不過她既是你的好友，她害怕會晤陌生的人來邀你同去，你似乎應該援助

她，和她同去一趟。以後少去些爲好。因爲在他們中間有了一位你，究竟是使他們不方便的事。這事聽你自己作主好了。你要我替她守祕密，自然，我們都是有經驗的人，不會亂說別人的隱事的。勿念。祝你好好的用功！

皮克

十二

涵瑜：

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一個孩子寫好了一封寄給朋友的信。他母親問道：‘孩子，你的信怎樣寄去呢？’孩子沒有寄過信的，他說：‘媽，我親自送去！’”

我的天，我倆的信不都是親自送去嗎？在沒有人瞧見我們的時候，不是常常互遞着情書嗎？我倆距離，有時祇隔着一層皮膚，兩張嘴兒有時簡直可以相接觸，還要用筆談話，這恐怕不同語言的兩個人見了面，也不會鬧這樣的笑話吧。最可笑是我們沒機會互相遞信時，各人的信都不敢勞聽差的駕，

親自出門繞個大灣，送到極近的郵政局。再由郵局轉到刻刻相見的人兒的手中。這是什麼玩意，我的天！

昨天下午真把我的肚子笑痛了！我倆竟在郵局裏相會，互交了情書以外，還加許多口述的最近的報告。這真是出乎意外的可笑的事！

去年的你，不是在嘉興嗎，誰料到會在北京認識我這笨蛋。誰料到由相識而忸怩的互傾衷曲，心坎中縈紆地進行各人的神祕的問題，着了魔一般，在愛之途中相周旋呢？人事的變幻，真是光怪陸離！我很害怕，害怕我倆將來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不身入其境，來玩這套把戲。我想和天使一樣，生對翅膀，比飛機的速度還快萬倍，在全世界的最高處翱翔，俯瞰着人世間一切的變幻！涵瑜，你願做天使不？不過天使多了，也會有男女之分，甚至也有師徒之誼，終而玩我們現在這樣的把戲的。

試驗明日就完了，你搬回家後，我們雖是不能日日相見，心裏到覺舒適，而且寄信也方便得多；

把唔愈少愈難，愈是痛快。不過在暑假中，我們不能祇是作這種痛快的打算。我盼望你加意考慮你畢業後的升學問題。我把‘不要安於現狀’幾個字依然奉還給你。

皮克

十三

親愛的涵瑜：

我們的照片雖是相互交換過了，但都不是現在的我們。現在的我們沒有照片上這樣的呆板落寞，也沒有這樣枯槁。現在的我們是滿足的，快慰的。我想和你合照一片，把兩個滿足而快慰的靈魂融化起來，成一結晶的個體，在卡片上留着永遠的活躍的紀念。這事想你是不會拒絕的。為符生死與共之意，我們就到廊房頭條同生照像館去拍吧。同生是北京頂著名的一家，如果你願意的話，後天上午九點我在那裏候你。

拍了照片後，我們到陶然亭去遊，好嗎？陶然亭是北京郊外的名勝，那兒有古代著名女界的荒

塚，值得我們憑弔；那兒有一望無際的青碧的蘆葦；蘆葦高沒人影，中間的紆迴小道，值得我們穿插；登亭遠眺，全郭的佳境都入眼簾，涼風吹來，蘆葦形成了海水般的波浪；附近的古寺，遺老的花園，我們都可以不消破費去玩賞。半日的鄉間生活，怕會使我們不願重回都門吧？這樣烏烟瘴氣塵土飛揚的都門！

本來在勞心之後，我們是應該有相當的休養的。我想那天午飯後，順便到游藝園去玩玩。游藝園雖同曠野一樣的可憎，但是我們以另外的一種眼光去細心觀察那舞台上的花旦和舞台下擁擠的達廳諭大聲叫好的人們，或是隨便去偵探那許許多多攢來攢去的似乎帶著重要職務的人們，一定有許多神秘的有趣味的發現。游藝園的這項特色，恐怕祇有我們能玩賞領會吧？信到後，請即刻復我。

皮克

十四

涵瑜：

在游藝園玩耍的男女真不知有若干，偏生我們這一對逃不過姓林的紳士先生的明察，在你哥哥前面告發了。真是倒霉之至！林君是大學快畢業的人，這樣的關心風化，其學問人品，必定很可欽佩！不過他所說的‘殊屬不成事體！’你哥哥和你第二個嫂嫂是怎樣結合的呀！你哥哥嚴格的責備我們，對於他那兄長的尊嚴名分上有什麼極好的影響？我頂恨那蒙着虎皮的狗擺老虎的臭架子！

據你的來信，知道林君是你暑假中的英文教員，是世家子弟，而且是要到美國去的候補留學生。聽你平日的口氣，你哥哥要他教你的英文，這中間……我很理會得。你們已是師徒了，你哥哥免強你和他自由戀愛，這正是禮教的明文，這真可叫做‘殊屬成事體！’你要我以後不邀你出遊，這是當然的。他們我本不相認識，現在我已恭敬的認識了，對於你也真正的認識了，多承他們賜教，請你為我代致謝意。

涵瑜呀，我在平時就對你流露過感激的意思。我本夠不上在這世上有什麼非分之想；能夠和你通通信，已經是感激涕零！你放心吧，涵瑜，我怕委屈了你，很欣幸你有這樣的一位林君。或者將來還有比林君更優越十倍的一位情人。

我的家世曾再三對你說過了，家裏雖是有許多人讀書，但我的兄弟都是農民，滿身有牛屎臭的農民。換句話說我就不是世家子弟了。在大學畢業，家嚴就沒有這種力量。我自己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到法國去做工，前幾年倒是很想去的，至於到美國去留學，得博士，我却不敢有這樣的夢想。因為種種的緣故，我不敢和什麼女學生談戀愛，沒有這些好聽的世家，留學，大學畢業等玩意，我見了女學生是永遠抬不起頭的。

前幾年，我每次由學校回家度寒暑假，父親母親常常對我說某人來說媒，姑娘像貌怎樣，人品怎樣，也讀過書。媒人再三的麻煩，祇徵求我的同意。我常常一笑，把這問題拋開。有一次，父親說有一

個師範畢業的女學生，問我要不要。那是一位有面子的親戚介紹的。那女學生家裏還有錢，是一個寡婦的唯一的寶貝。我心裏跳了一跳，覺着很高興，但又覺得這總是非分的事。我在省城裏讀書時，對街上的來往的女學生，從來不敢正視的。覺着她們是時代之花，是天上的仙子，無產階級結婚，這中間是不能有這般仙子的。那幾年我常常有這樣的思想。我父親呢，也覺着農家養不起女學生，家裏也不請老媽子的，難道要母親去服侍媳婦嗎？於是，我從此聽見人家說女學生，便不願意聽了。於是那使我心裏跳了一跳的女學生便不久成了營長夫人。我那親戚還時時無聊的對我表示惋惜。

涵瑜呀，我對女學生的念頭是這樣的，現在依然是這樣的，我對於你，心裏已經跳過好幾跳了，雖然我不過是你一位朋友，但是自從接到你這次的信，承認了林君所告發的‘殊屬不成事體’是勢理之當然以後，我心坦然，坦然，永遠的不會心跳了。你放心罷，祝你多方的快慰！ 皮克

十五

涵瑜：

接讀你十五日的信，使我悵惘的追悔。爲着我，破裂了你家庭間的和睦。爲着我，你便不要那世家出身的林君教你的英文。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你要這樣的來安慰我，不過使我心裏難過罷了。你哥哥要檢查你收到的信件，這很好，我寫給你的信並沒有觸犯戒嚴條例的語句，不怕他以軍法從事，儘可乘此機會把所有的信都拿出來傳觀，表示我們的清白。那怕什麼。

我倆時時通信，除學校當局以外，大概有許多
人知道。我也曾告訴父母，他們聽我自己作主，不過要慎重些。我對於他們的態度非常的感謝。

討婆娘，在我覺得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我從來不曾有這樣的打算。討男人，我倒是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女子討我去，但是還沒有到時候呢。我以爲起碼這是二十五六歲以後的事。因爲要過相當的時

期，女子的學問才有相當的修養，體力才有相當的發育，志意才能堅定，然後她才能養活一個男人，養活將來的子女；或者萬不得已時，要男人也負擔一部分生活費也行。這不是笑話，因為我是能力弱的男子，不能不一反以往的習慣要婆娘來象養。如果像從前一樣，要我來負擔婆娘和子女的費用，我便是負了千斤的走不動的羸驛，徒然悲慘的喘氣。這不是謊話，我那裏理想的婆娘應該有這樣高的地位。即令退一步講，我的婆娘也不能像從前的女子一樣。她應該和我一道到工廠裏去，找尋自己的麵包，早晨相互的握手道別，晚間仍然歡聚的抱吻，夫妻間相互的義務，除了快樂的晚上同眠以外，其餘是不必談的。

我將來討婆娘，或是一個女子討我做男人，我不願交換戒指首飾，因為我沒有這樣多的洋錢。我不願在結婚的那一天打鑼打鼓故意使不相干的人知道。因為鑼鼓是擾人清睡的東西。我更不願在牧師前面發誓，或是當着許多人的前面行禮，因為這

全是假的。如果沒有這些玩意，將來我的婆娘要散夥時，沒有這些禮教纏住她，不讓她自由的他去。涵瑜，我講的這些話，不知你贊成否？ 皮克

十六

涵瑜：

你對於我十七日的信表深切的同情，我很感慰！那末，我們將來就向這條路上走去吧！

像片我已於昨天取出。我看照得很逼真，我捨不得她，把在手裏看了又看，心中潮湧了萬千的情緒。我記起我是一個鄉農的兒子，現在竟成了漂亮的西裝少年，還依傍着一位天仙般的女學生，這何等欣幸啊！但是不知怎的這張小照由我的淚光中透過。竟是在霧中一樣，含糊得可怕！隱約得可怕！涵瑜呵，這小影中的一對，他們果然的是這樣永遠相依傍着嗎？我興念及此，不禁全身顫慄起來！

昨天晚上，我又將像片拿出來把玩，我忍不住，對你侮辱了。我應求你的原諒。我把玩了以後，

隨即用鋼筆在小照上寫了些小字。這些小字很模糊的，現在我把牠抄在下面：

仔細看，你像貌端詳，那有半點輕狂！蓬鬆的髮兒，淺淡的衣裳，勝過那黛綠凝紅艷麗粧！男才女貌不相仿，你委實錯認了我皮郎！唉，我一剎兒不見你，心坎兒上總悵悵！那值得悵悵！那值得苦思量！今生如果不是並蒂蓮，爲什麼相偕，影成雙？

這些語句，在我心裏很熟習的，順便寫了出來，這或許是抄襲的，但是由什麼地方抄襲來的，我可記不清楚。好在寫在這小影上面沒有誰瞧見，是不關事的。即令有人瞧見，我拿別人的話來表示我的情感，也沒什麼要緊。這像片，不願由郵局寄給你，請你到蘇君的寓所來取。明下午二時，我在那裏候你。蘇君的一所是你知道的。祝你平安！

皮克

十七

涵瑜：

昨天真熱，我們在先農壇樹蔭之下，吃了許多西瓜汽水，尚且熱汗淋漓，若是在家裏悶坐，真會要生病的。

你哭什麼？問你，始終是不答復我。我隨便說一點‘要改變姓名’的話，這沒有什麼費解的地方，懷疑的地方。昨天我就對你說過，我爲着愛你，我所以改成同你一樣的姓。你是爲着這點小事哭嗎？我不是對於你個人有什麼陰謀，要改名換姓逃避一般人的耳目，我也不是共產黨，赤化，要改名換姓避免警廳的偵緝。我說那句話實在沒有什麼動機。不過我覺得名字是一個人的符號，這符號改不改是沒有關係的。我又覺得民族的觀念是可笑的，爲什麼一定要有民族？男女的結合，女族的姓上爲什麼要加上夫族的姓呢？爲什麼產出子女，一定要冠夫家的姓呢？這不過是傳統的思想，夫權極盛時代的把戲罷了。古代一妻多夫的時候，產出的子女應該姓什麼？妓女生了子女應該姓什麼？這不都

混蛋！

費研究的小問題嗎？

你常常鄙視階級與虛榮，我十分的欽佩，但昨天的話，一定要我在大學畢業，這語句似乎是自階級與虛榮出發的。在國立大學的學生中，我的朋友也有好幾位，他們將來有什麼成就，誰也說不定。背着大學畢業的招牌，能不能在社會上有所建樹，更不必說了。我看祇要自己有自修的能力，能夠認真的自修，那就行了。要講虛榮，最好是到外國去留學，最好是到美國去。我們在日報上不是天天看見了一批一批的到美國去留學的嗎？這些留學生將來都是帶着博士碩士的頭銜榮歸故國。國家有這許多的留學生，有這許多博士碩士，真是邦國之光！歷年花了多少萬的國幣，真不知買回多少邦國之光！將來最好是將全國男女老幼，都到美國留學。這更可炫耀於全球各國了！

前幾天有一位同學快要起程到美國進什麼大學，他說：“我將來回國，大學教授是無論如何當得下的。”語意之間，似乎是“我，美國出身的什麼士，

豈僅在國內大學任一教授而已哉。”我當時覺得好笑。我心理在回答他說：“那自然，不必一定在美國得博士，回國任教授，就是在這一刻，你就了不起啦，而我也可以自豪的逢人便說，某也吾友，吾莫逆之同班生，行於某日赴歐，將來學成歸國，予小子以同班生之資格，亦敢昂然列歡迎大會之席矣！”

涵瑜，在科學昌明的歐美，有什麼發明，真不容易！聽說在外國考博士，全靠一篇有什麼發明的論文。中國的留學生們，常常搬出本國的古董，去巧取博士的頭銜，輒如意以償。又聽說某人在鳥腎裏面發明了一極微渺的細胞，於是昆虫學博士的榮冠又加諸其頭了。在外國科學昌明的時代，中國人能夠發明一個鳥腎的細胞，的確可以算個博士。不過稀爛的中國，待救的中國，花了許多洋錢到外國去造就一個鳥腎的博士，那鳥腎的細胞對於中國有沒有什麼偉大的貢獻？這恐怕誰都不敢說吧。在待救的中國，大革命時代的中國，鳥腎博士們能不能夠以一鳥腎的細胞去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

這是一篇
關於科學
發明的
文章

閱，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甚而至於以之反赤救國，這恐怕誰也不能說吧！

涵瑜，講得太多了，因為你一句話，使一部分的博士們，留學生們，被一個不識之無的中等學生侮辱了，真是臣罪當誅，不過現在是共和時代，言論自由，不能說我是中學生就以人廢言。我說的不對，這是私信，不會有人看見。即令有人看見，罵了一聲‘放你娘三年勿來的屁。’我就承認這是貓屁狗屁都行。有什麼要緊。不再費話了，祝你快樂！

皮克

十八

涵瑜：

你要回鄉去，忽然的要回鄉去，我很懷疑。你說母親病了，非常的思念你，她老人家祇有你這女兒，兒子全到外省去了，你要回去侍奉老母，這是重大的名義。我不敢阻止你。不過除了回鄉省親的名義以外還有別的意思沒有？我很懷疑。不過交通

便利，盼不久我們仍然在北京相見。

我幾次走到你家裏的門口。始終不敢推門進來。你雖然是要我到你家裏坐談，但我不知道你兄嫂的態度如何，怕禍從天降。我是農民的兒子，豬頭悶沈的笨貨，雖然是穿了西服，拿了自由棍，戴着金絲眼鏡，也會吃挨死狗林，也會抽雪茄，然而還能掩飾我是農民的兒子不呢？我自以為的時髦漂亮，但是能使你兄嫂瞧得上眼不？涵瑜：“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我一到你家的門前，就給這對門神阻住，呆呆的癡想，覺着這家是詩禮之家，這門是禮教之門，我是農家的浮薄的我，終於我躺在洋車上被拖回去。

你倉卒的起程，我沒有什麼送你，糖食菓品恐怕你吃壞肚子，而且這些東西最易消滅腐化的。我預備了四本書：一是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是吶喊，一是結婚的愛，一飛絮。這是最近買的。這些書我知道你是不曾瞧過的。牠們或許能安慰你旅途中的孤寂。或許能使你暫時的拋開一切的牽累。我

呢，我祇禱祝着這是暫時的別離，在暫時別離中，我決計在冊籍中探索些安慰。嘉興怕不是你安身之所，盼不久我們仍然在北京相見。

你決定了後天起程嗎？那末，我們還有相見的機會不！你家裏，我是不願來的。如果白天相見，又會加我們一個“殊屬不成事體”。那末，我們就在昏黑的晚上到中央公園的後門荷池邊相晤吧。這樣炎熱的天氣，在黑暗中的數不清的游客中，或許不會給紳士先生察出我們這渺小的不要臉的一對。涵瑜，這是一個重要的把晤，在我個人的心坎中，覺着是個重要的把晤，極珍貴的一回把晤。在這回把晤以後，我就祇能在車站的遠處暈暈沈沈的立着，看你跟着行李上火車，看你的麗影隱在車箱中，看這長蛇般的箱子把你裝了去。風馳電掣的把你推着走，祇騰着揮巾拭淚的孤伶伶的我。涵瑜，我寫到這裏，信紙忽然給什麼水一滴一滴的浸濕了。

明晚五點鐘我在中央公園後門荷塘邊候你，

是諒你不會失約吧！

農民的兒子皮克

十九

涵瑜：

你很怪我沒送行嗎，當你離京的時候？

今天下午，我在你家的門外盤桓過幾次，又在胡同口逡巡了點把鐘，但我始終不敢到你家裏去。當你家附近有人出來，我便將窺伺的頭縮了。我不能忘記故鄉割耳的故事。我雖沒有被割耳的資格，但我不知如何那樣的胆怯！我沒有勇氣見你一面，便悵悵的踱回學校。學校是怎樣寂靜淒涼呵！我坐不住了，立不穩了，昏昏沉沉躺在牀上，情火熱烈的將我的心燒焦了。我就起來寫信，但幾點鐘內你如何能收到呢？我祇得擱筆拚命按住震跳的心，靜候着黃昏的到臨。等呵，耐不住的等呵！黃昏終於惠臨了。我便興奮的雇車趕到車站去。

我七點多鐘到車站，棺木般的車箱兩邊排列

着，車頭繚繞着令人打噴嚏的煤煙。驀然間，放氣筒毒毒的幾聲叫喊，我便驚惶失措的竄到詢問處一問，幸喜京津車要十一點開行。我當時覺着自己的靈魂給希望包圍着，心想你在都門至少還有三點多鐘的勾留吧。我得到安慰了。我倚着這根屋柱，一會兒又倚着那根屋柱；因為心神過於專一，彷彿房子都旋轉起來。匆忙的旅客們在我眼裏就同走馬燈裏的人物。等着，等着，所有的屋柱漸漸都給人們佔去了，我便在人叢中茫無主宰的彳亍，眼睛不斷的遠遠的探望，一個一個去認明。好幾個女學生裝的模糊的黑影曾引誘我追逐着，奔到她們的前面，但偷偷的回頭一看，却不是你。我頹顏的又走開了。我想在行人來往的要衝處候着，但總怕你兄嫂瞧見，他們雖則無情，總得送你上車吧，我想。

等呵，等呵 跟着夜的延續，失望與悲哀也就層層的將我包圍了。直等到十一點，不留情面的京津車開了，長蛇一般的蜿蜒着走了，我卒致沒有看見你。你坐的是臥車嗎？但我的確瞧偏了車箱的

呀！爲什麼我看不見你？我失了魂了，真心慌了，東竄西竄的結果，我給一塊西瓜皮滑倒了。當我無力的緩緩的爬起來時，茫然四顧，車站已是人影稀疏，祇有我的孤獨的影子跟着我躊躇，話別的機緣難道這樣難逢嗎，涵瑜？

我真對不住你，沒有送行，但又彷彿送了行。我送你到車站，和你密談，吻抱，送你出了京，伴你到天津，到浦口，到……我豈是沒瞧見你，你在我眼前，在我身邊，在我懷抱中呢，永遠在我懷抱中，在我心的深處，我們何常別呢，我又何常送你呢！

瑜，這信是由車站回來寫的，時鐘已經敲着十二點，我的眼睛睜不開了，不是因爲疲勞，不是因爲夜深，實在，我身上的水分太多了，牠愛從眼眶裏排泄。我想你在轟轟的車箱中紛忙着，或在許多陌生的臉子中縮懼着，意識裏怕不由你將我捉住在你身邊吧？

這信在你後面追逐着，相隔沒幾步。你到家不久就會和牠把晤。但我何時得接到你所賞賜的一

包一包的安慰呢？呵，不必急急要接到你的賞賜品啦，我是很安慰的，我現在就在和你對話，你在我眼前，在我的懷抱中，在我的心的深處呢！

你親愛的皮克

二十

涵瑜：

當我沒接到你抵家後所寄的信以前，我曾寫好寄信的第二封信。我寫好了就覺着幾日來的離懷都已抒盡。就覺着已和你會過面了。我不管你望念我不，糊糊塗塗的將那封信擱起。兩日後，別緒又縈繞在心頭。我想寫第三封信，但一握管，就猛然的想得極其玄遠：我想就祇我會望念你，該一封一封的寄信給你，你難道就將我忘了，一個字都吝嗇的不給我嗎？我太自苦了，當了馱牛了，我不願永久馱下去。我非接到你一封信，我才寫第三封信。我情願將第二，第三，或連第四，第五封信做一綑擲給你。可是現在啊，我發覺我是一個卑鄙的自

私者，這樣空幻的憤惱，報復，多們自愧！多們可笑！涵瑜，這深深隱藏在我心底下的話不說不成嗎？不成，不成，我情願說了出來，再向你道歉。

你的靈魂皮克

二十一

涵瑜：

那個母親不關懷遠遊的兒女？當兒女遠道歸來，母親最注意的是兒女的操守和體態。你母親檢驗你的眉毛，按你的鼻梁，她說什麼嗎？

這算交代清楚了，涵瑜！你讓你母親檢驗吧，我幸沒有使你帶着婦人的身體回去，不然，你將如何的難堪啊！

你兄嫂寄給你母親的信，我都仔細看過了，‘爛污貨’‘在北京簡直是窩鑿子’就為這罪名將你遣回去，多毒辣呵，他們。你母親既經檢驗你了，她相信誰是對的？你沒損失你的所有，他們都暴露了他們的原形！他們遣開你就算減輕了負擔好一

心一意的獨自享樂嗎，他們心上是永遠壓着內疚的石塊的。瑜呵，你也不必恨他們，遣你回家的是我，是我使他們這樣辦的。我誓竭力補償你兄嫂所加於你的損失，如果你家裏和兄嫂絕不理會你時，我能將一個錢一個錢積起來。供給你的費用，祇要你有再出外求學的決心。

現在天氣還正熱呢，你不必就籌劃爲我織絨繩褂啊！卽令嚴寒到了，我的心爐是時常有燃料烘烘着的，祇要能接到你的一字一筆記取，瑜呵，嚴寒時節盼你寄我以筆和墨所織成的絨繩褂！

皮克

二十二

涵瑜：

收到你八月二日的信後，使我深感不安。你這次回家，雖說被賣，能在母親身邊多親近幾日也很幸福的，而且你從此認識你的兄嫂，認識了什麼叫做同情，認識了世界的一切，總也算大大的收穫。

母親雖說你如自由行動，便給你生平所儲存的四百元，任你逍遙，不負責任，我想這是她的恐嚇話，你是她唯一的寶貝，她真忍心的關你在籠子裏消滅下去，更忍心讓你在外落魄漂流嗎？

別後，我不知如何越發愛你。我想男女刻刻相偎傍着就膩了，就感觸不到新鮮的意味。因為接觸的機會多，不如意的事也就易於發生，情感也就容易受挫，至於已結婚的男女，免不了生殖力疲憊的苦悶，一經生男育女便負擔加重，兒女嘖嘈，最容易使家庭間的空氣惡化。想愛的悠久，就要注意生殖力的保持。那末，精神飽滿了，他的宇宙便是樂觀的，前進的，不然他會疲倦，愁煩，為着一點細故就會焦躁的生事，跟着吵鬧就來啦；經過多次的吵鬧，慢慢的就會分居，甚至離異的事也跟着發生啦。不過男女間沒有極深的隔膜暫時的分居却仍希冀同居的，同居的開始的幾天又回復到新婚時的樂境，然而老是同居着，不愛惜各人的生殖力，或者又會走到分離的歧途上。我想男女疏隔與接

近的機會若適當，也可增加愛情的。愛情這東西極神祕，你心中愈感着缺陷便愈想去滿足，惟其愈難滿足便愈覺你所需要的之珍貴而愈要努力去尋求。不是嗎，容易找到的東西在你心裏就會以為不算什麼，你許會厭屣你所獲得的一切。不過你對於某種慾求已經滿足了又會厭倦起來，凸在你心中的便仍然是個缺陷。這正和月一樣，盈了便缺，缺了又盈。所以要滿足就不能不有缺陷，要使愛情的悠久，就不能不保持生殖力以避免疲倦與愁煩，要領略同居的滋味就不能不有相當的疏遠。我越說越糊塗，恐怕離了論點好遠了吧。我是愛的粗淺的嘗試者，經驗是很幼稚的，我不敢說我的話很對，但我常常這樣紛亂的設想。我要舉個例，這事實能不能恰當的嵌在我這紛亂的思想裏，我也不能判斷呢！事實是這樣：

我的表兄結婚已經三年，生了兩個孩子。他是無產階級者，自己還在大學校讀書，孩子的費用多半是表嫂靠當教員賺錢負擔的。我不知他倆是為

什麼才分居的，但他倆同居時雙方都感着苦痛，口口聲聲要節育，要抑制性交，有時還吵鬧，看不出他倆是怎樣的相愛。但分居後，一感受別離的滋味，在頻繁的通信中，却很可看出他倆情感更加濃厚，像片是時時互相寄贈的，好像和另一個人在甜蜜的戀愛着。但是隔絕過久了，生了一點波折，因為一個人的心目中除了原始的愛人以外，不能說絕無其他可愛的，當他們起了肉慾慾，感到空虛與寂寞，於是第三者便可輕便的乘虛而入。我表兄對於表嫂的愛是比表嫂對他的愛更專一，因為上述的緣故，表嫂就愛上一個小學教師，不過她心中的缺陷，沒有要求那教師來填滿就是。她寫信給我表兄說：

“我近來頗歡喜一師附小教員周君。他的溫柔，學問，人品都使我歡喜。但我雖頗歡喜他，他究竟在我倆的愛河的岸上，他不過是在我倆的愛河裏隱約的浮起的一個倒影，他不會在我們中間起什麼波浪。你放心我嗎？信任我嗎？親愛的，暑假時

請你回來住個把月吧！若不是孩子的累贅，我就來會你呀！”

我表兄的回信是：

“親愛的，我對你說‘親愛的’，恐怕是一支箭射在你那情絲蔓延着的心上吧，我怕沒有資格這樣稱你了吧！周君一切都優于我，都比我可愛，我也很愛他。爲了他，我盼他能佔有你，不，爲着我我更盼你能佔有他。渺小且不值什麼的我，配在你心裏佔個地位嗎？這不是妒嫉話，實在的，爲着我犧牲了你的學業，拖累了你的精神，阻遏了你所有的機會。我真百死不足以答報你的恩典，你能與周君結合，我將這你所固有的一點自由，擢爲贈你的禮物，請你收受了吧，歡愉的收受了吧！請你允許我的要求。這正是要滿足我愛你到極點的表示，請別誤會以爲是我不愛你才願意離異。你能離棄了我，你才是我所親愛的呀。因爲這才成全了我對你的愛。”

這信出發後，表嫂不相信表兄的態度。她回信

說：“海可枯，石可爛，你我愛情不可滅。你爲着圓滿我和周君的愛才要離異的嗎？那是你的錯覺，我很感謝你這偉大的態度，但是，人啊，我和你一樣，非得你有新戀時，我才肯和你離異來成全你的。你果然不是妬嫉嗎？她若是，那你對於我的愛……”

人類畢竟是自私的，他們不願實現他們的理想，表兄終於妬嫉，懷疑，他覺着喪失了一切，他覺着愛她祇有佔有她，他癡狂了，至於自殺，幸自殺沒成功。當時，我和朋友們商議發電給我表嫂，她接電，即刻拖兒帶女奔到北京。她感激表兄爲她犧牲性命，他倆又如新婚的過着愛的生活，表兄的癡狂病也好了。可是過於親愛就膩了，許久以後又厭倦了，吵鬧起來了，表嫂終於逃回去。許久以後她竟至和周君同居。她和周君同居總算得到滿足了吧，但是，又蹈了覆轍，不到半年，她和周君又離異了。我想這樣翻來覆去的，這中間總不免有前面所說的原因吧。寫得太多了，腦筋糊塗起來了，我不知道這段情節合不合前面的理論。

瑜，我們不能別離久了，久了恐會變卦。我不相信誰永遠祇愛一個人的，雖則我倆目前沒有別的愛人。

有愛才有天地，沒有愛，一切都成枯木死灰，愛是流動的，也是固定的，我不承認有什麼純潔的。愛，人們祇罵一個人愛了這個又愛那個如曠野中的淫獸一般：這個雄的爬在那個雌的背上，一會兒這個雄的又爬在另一個雌的背上，情形錯雜，這不是純潔的愛，是獸慾橫流。我鬧不清人慾與獸慾，我不信，獸慾中間就可斷言沒有一點愛。牠愛爬在她的背上，牠愛牠或讓牠爬在自己背上，這中間沒一點愛嗎？愛有什麼方的圓的純潔的，污濁的呀。我是人，但我不反對獸的行爲，我祇反對那自己有獸的行爲而反對別人有獸的行爲的人呀！

你的皮克

二十三

涵瑜：

什麼無聊啊，鄉村生活比擾攘的亂市生活無聊嗎？你目所接觸的是幽靜的山水，誠樸的農民的臉子，耳所聽的是鳥雀的清歌，是村民發自心坎的談論，鼻所聞的是素潔新鮮的空氣，是花草的芬芳，這無聊嗎？恐是自然美包圍了你，你不覺着牠是美吧！

日來，我除寫信給你時便覺沉悶。學校沒有豐富的圖書供我閱覽，沒有知心的同事伴我談天，來看我的朋友大半是爲着神祕的目的而來的，談不起勁。出遊吧，我受不住燥熱的空氣的炙灼和灰塵的侵襲，我爲着熱與灰塵流過不少的鼻血了，我不願出遊。聊慰我無限的寂寥的要算是托爾斯泰先生。他的“Twenty Three Tales”給我以安慰不少。這部書是英譯，淺鮮的文字，我讀得頗感興味。我在中國小說裏沒找着過這樣有主義有思想有趣味的。這小冊子很有引我捨數學入文學之境的魔力。我明知科學比文學需要些，在今日的中國。但生機枯澀的我，或者文學比較能滋潤我一點吧。

我寫不出別的話，但總捨不得停筆，有時話多了，又爭着要跑出心境似的，寫了這又忘了那，找不着頭緒，常常寫得極其紛亂潦草。我想，寫給愛人或至友的信，總免不了這毛病吧。要糊裏糊塗去想，暈頭暈腦去寫，才算是真正的情書，作古正今寫的究竟有些像試卷。寫試卷式的情書世間有多少呵，哈哈，太滑稽了，青年們！ 皮克

二十四

涵瑜：

我在哭了，我愛在寫信給你時哭。今天我受了欺侮啦，我沒有抵抗力，祇在那欺侮我的人離開我的視線時，我將身受的創傷，用滾滾的淚流去洗滌。孤獨而軟弱我向誰要求援助啊，沒有援助，沒有同情我的人，我哭有什麼意義啊，我祇想倒在你懷裏痛痛快快的哭。

“你不去逛逛中央公園嗎？這樣的好天氣？”星期日正午，也常逛公園的國文教員吳先生來校時，

我正在午餐，這樣的問他。

“你以為我是專門逛公園的啊，你以為我是專門逛公園的啊，嚇！”吳先生突如其來的板起面孔用憤恨的語句向我頂。我莫明其妙的軟弱的瞧着他，低了頭，我咽不下飯了，即刻乘他不備，往臥室的牀上一躺，眼淚似乎可惜的由眼眶滾出來便往耳朵裏灌。“他是鐵面無私的正直人，是個道學家，大概我們從前逛公園時，他瞧見了，不然，我倆的關係許是誰向他透了點消息。在他的眼中，公園是我們下流人逛的，凡是我們逛過的公園，公園便污濁得不堪了。”我想。他頂了我幾句後，似乎覺着我太不是他的對手，也就索然寡味的走了。

晚上，吳先生又和兩位教員——他的同鄉——來了。他愛在這時，和舍監——他的同鄉——熊女士談天。我那時恰在寫寄給你的信，他可拿着了真憑實據啦，“嚇，不出門嗎？西裝不穿了嗎？呵，我知道，你已經吊上了膀子啦，你沒工夫出門，沒工夫收拾，你忙着寫情書，是不是？”他偏着頭，睜開眼

睛釘着我，臉子滑稽得可怕。我被逼得沒有退路，祇得報之以慘笑。我的臉燒得火熱一樣，說不出什麼。我是賊，我心虛，怕他理直氣壯而且幫手多；我怕他又來第二手，我告訴他說：“熊先生不在家。”這是好意，告訴他們莫久候。但反而招了禍：“我們是專來會熊先生的嗎？見鬼啦，見鬼啦。”吳先生可不能不憤怒了。他罵着，旁邊兩個凶狠的臉子連忙打接應，視線集中在我臉上。我那敢再多嘴，用手掩着臉，遮住燈光使眼淚在暗中好舒暢的淌。我怕滴在桌上難為情，即刻轉頭取毛巾擦着臉，擦了半天。他們得了大勝，便高興的凱旋了。我這才痛痛快快的低聲哭了一陣。

我是淚人，受了點委曲就淌淚，淚呵，你是我的武器，你是替我復仇的恩人。外侮之來是無盡期的，淚呵，請儲藏在眼眶邊候着，煩你預備為我拚命的抵抗着。這次便這樣行了，我已發洩了一肚子的鬱悶。瑜，請別為我不快，因為你，我快樂了。請別恨他們，為着他們愚笨得憐，我饒恕了他們！

愛你的皮克

二十五

涵瑜：

不瞞你，最近我被邀到妓院去參觀過一次，雖然祇去坐一坐談一談，也得花幾塊錢。他們以為這是對我很客氣的應酬，他們的錢都是千方百計想法借來的。

嫖賭在北京的學界公然成了一種風尚，固然，有的以此為消遣，有的怕不免成爲一種嗜好。我不知這是學校制度不良抑社會制度不良，總之禮教之防太嚴，男女接觸的機會少，政府，業餘又沒有正當的消遣的場所和組合去愉悅他們的靈魂，消磨他們的賸餘的時光，致會他們不能不往嫖賭的路上奔，這恐怕是一個大原因吧！

大規模的賭場中的生活我不清楚，但嫖客與妓女的情形却給我以極深的印象：

他們向妓院出發前，須經幾點鐘的籌備，借着

了錢還得借馬褂，長衫，借這樣那樣。打算逛多少家妓院時，預先包定幾輛洋車，表示自己有包車。各人的錢搜攏來通盤籌算一下，裝進一個皮匣子，到了某人的妓女家，這皮匣子便暫時歸某人保管着。因為在妓女家掏出皮匣時，鈔票一大疊，誰敢說他沒有錢！明明在家裏吃的是饅頭，偏說在賓宴春和朋友宴會；明明在家裏躺在牀上苦惱着，却要說看梅蘭芳的戲去來，這謊話不會漏馬脚嗎？不會他們預先打聽好某處演什麼戲，幾句重要的牛皮是經過了一番會議的。他們自以為是很闊氣的，但這樣的闊氣每每不能得到她們的歡心，他們便暗中偷她們的好香烟。那晚他們祇逛到兩三點鐘才回家，大概忘了學校還沒開課吧！

至於妓女方面呢，‘頭等’以南方人為多，初見她們儼然是處女和大家閨秀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可是多坐了一會便原形畢露了。她們的年齡老是十六七與廿歲之間。妓女紅第曾對我一個朋友說她是十六歲，但我另一個朋友知道她極清楚，那

次他特意同去了，他說：“紅第，你今年到底幾歲？”她無可掩飾，便敷衍着說：“隨便隨便”就一溜烟跑了。她們對於生客很忙，每每祇有幾分鐘能奉陪，但我們撩起簾子一看，她們却在大門口歇涼，或與僕役們談她們的老故事。

‘二等’妓院沒有‘頭等’裏面清靜美麗。因為價賤，逛的人也特別多。那次可真巧，我們在裏面遇見我們從前師範學校的校長。他偕着一個專門學校裏的有聖人之稱的學監，也是從前我們師範學校的學監。校長一見我們便說：“嚇，你們也到了這裏啊，好啊，好啊，在學校裏太疲倦了，也應該出來走走。古人有句言，要及時行樂。哈哈，不過常來是不好的噢。嚇嚇嚇，”他不忘他的師長的身分，諄諄的誘導着。他很知道及時行樂，他祇生過三回楊梅瘡。至於那聖人，祇將背朝着我們，我們出那家妓院時却聽見他朝校長蹬脚道：“我本不肯來的，本不肯來的，好，一來就……我知道會碰鬼的。”

朋友們祇肯逛頭二等，沒有見過世面的周君



和我却定要到三等裏去見識，見識。我們兩人就進了衆議去了。剛進門，夫役們謙謹的嚷着：“先生，走錯啦，走錯啦。”我說：“沒有錯，沒有錯。我們是來打茶圍的。”妓女知道客人來了，都站在各人的房門口，任我們挑選，有的穿着領褂，有的赤着上身。她們取笑我們，有的私議着：“一定是車夫逃了，不然，就是聽差的開了小差啦！”

在‘頭等’裏我所感到的是她們的那種紙老虎似的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祇要衣服穿得差點就會受她們的氣。在‘二等’裏呢，我覺着她們過於辛勞，過於苦楚。而在‘三等’裏呢，那便是絕對的肉的販賣所，是純粹的鹹肉商場。爲着生活，忍着創痛去逢迎各色的不相識的無情的臉子，將殘敗的軀體向人們貢獻。我不知如何世間會有這樣的一塊天地。瑜我真寫不下去了。

拿幾毛錢走到二三等妓院去消遣，這在北京人真是同每日三餐一樣的平常，但我不以爲平常的。你以爲這不值得報告你嗎？你真實的皮克

二十六

涵瑜：

我預料你接我的信後，必定懷疑責備的；即令你不責備，我也不願而且不忍再去參觀的呀！

你說妓女怎樣卑鄙，我以為不盡然。一部分燕常女子，養下女兒就教她以當妓為出路，其心自然可誅，但有些却是情非得已。我以為妓女們以肉體換麵包換金錢，這和平常的女子在真愛的境界以外祇一心一意將自己的身體貢獻給有錢有勢的政客官僚，她的行為和妓女有什麼嚴格的區別呢？我不是愛嫖妓也不是為妓辯護，我覺實際情形是這樣。

你說凡事要杜漸防微，這話不錯，但我也無所謂“漸，”也無所謂“微，”不過勉強去參觀過一次。這次參觀所給我的印象，並不能使我淫慾滋生，却是使我心中印着永不磨滅的悲哀的影子。你以為我會常去消遣嗎？

暑假開始的一天，我不是和你騎騾去遊城外樂道莊嗎？表兄要我們在溪邊垂釣，他自己便到田間採西瓜去。我倆在綠樹參天的叢林中蜜談，四野無人，自然美將我陶醉了的時候，我忽然心中起了衝動，我坐在石板上開始逗你，你也知道我在逗你就挨在我身旁了。我用手指撥你的手指，你的臉就紅了，低着頭不知在癡想些什麼。我說：“將來我們到西山去逛逛好嗎？”你說：“路這樣遠哈！”我說：“那怕什麼，你高興騎騾就騎騾，或乘洋車或坐長途汽車都隨你的便，西山有幽雅的旅舍，不必自備行李。天晚了我們就在那裏歇一晚也行。反正你還沒搬回家去住，有誰曉得。”你還是低着頭，臉更紅了，一句話也不說，祇用手擦着石板。最後你不是抬起頭，眼睛迷迷的向我斜睨了一下，說了一聲“那末那天去呢？”的話嗎？這不是你允許我了嗎？一個未婚的青年在起了肉慾慌時，得了情人的允許，他應該是在怎的喜躍啊，但我猜想那事不過就是那末一回事，實現一回，於我們也沒有什麼了

不得的好處，留着那神祕的樂境，虛幻的去玩味着，這或許比實現的滋味更優美。我還怕你是一時的衝動，當時允許了我終歸又後悔的，我於是更加慎重了，我說：“我剛才是說的笑話。請別認真吧！”我那時很抱歉似的，很留心觀察你的態度，深怕這拂了你的心意。不久，彼此的心中所起的波濤終於平息了。你記取那回的事，你該明瞭我不是祇在肉慾上求滿足的，更不會在妓女身上有什麼‘漸’‘微’可‘杜’可‘防’的吧！

雖然我對於你的忠告，應該非常的感謝！

皮克

二十七

涵瑜：

多日沒接你的信了，你是不相信我嗎？你是很忙，或是身體不舒服嗎？我時時望念你，心裏好像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天天想寫信給你又生怕我的信剛付郵時你的信即刻收到了，我又得重行來回

答你。

本來多寫幾封信算不了什麼。但我寫信給你實在不是一件極輕便的事。我每次握管時，好像沒有什麼要對你說的，但一動筆就寫不完，寫的時候好像上了戰場，拿着長槍和強敵在酣鬥。聽不見誰叫我吃飯，聽不見誰和我談話，也不覺夜已深了，燈油完了。我的靈魂裏單單祇有一個你，此外別無所有。我的心神凝聚在你身上，縈紆在你左右，不這樣便顯然覺着我倆隔離得太遠，你便會是一個捉摸不到的仙女。仙女呵，我一提筆就好像你款款的站在我身上，佞傍着細語着，但又分不出是兩個人在對話，分不出有兩個形體。那時候，我的心頭便油油然起着極強烈的感應，愛的液體就漾盪起來，分泌起來。我不知這感應是酸是甜或苦。我一寫信給你就這般費勁，所以我說寫信給你在我不是一件輕便的事。因此，我逆料那幾天可以接讀你的信時，我每每歡忭的，預備接待久別重逢的密友一般的等着。如果出乎我的逆料，我便惶

惶然的猜想你一定有什麼事發生。(郵差送信來了。我看完了再寫。)瑜你的信我看完了，看出了我兩行的清淚。這回不幸竟給我猜中了，唉，爲什麼我這樣背時竟一猜就猜中了你是病了呢？

‘咯血’，我怕看這樣的字，我的伯父，我的三個叔父，我的幾個朋友，都是這兩個字把他們葬埋了，我現在看你又落到這悲境中，我非常的胆戰心驚。你如何自暴自棄弄到這地步呢？你該不是故爲危詞探我的態度的吧。我希望這是借此探聽我的態度的。因爲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悲哀更你有這樣的現象，沒有什麼排不掉的抑鬱要凝成血塊由口腔噴出來，即令有，你難道是獸子嗎？你該忍耐的去應付你的環境啊，你該拿出打不死的程咬金的精神去開闢你的前程啊！你爲什麼怯弱無能到這樣子啊。你拿把刀子向脖子上一抹不願爽快的完了嗎？瑜，你不替你設想，也應替我想想。我接到這封信真手忙腳亂了。我很灰心氣憤，恨你不替我留點餘地。好，什麼都完了，我決計陪着你挫喪自己，毀

滅自己，走，大家一道向墳墓走去。

在你病中，我本不應說憤激的話，但我是個急性人，我除非也害起病來我再沒有安慰你的途徑。我想你一定也歡喜我咯血的。不然，你就該努力的養養。我的憤語，你別看得生氣，我的情致纏綿的話，你別看得動情，因為這於病人很不相宜的。

最近我作了一篇小說。這是第一次創作，一壁作，一壁哭。我作好了改了又改，我覺得還要得句句是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我將她送到報館去了。送去後忽然又覺着要不得。很後悔。因為我雖覺着好，似乎要個個都說好才行呢。文字要不得或許不致刊載吧，如果刊載了那才丟臉呢！我署的是真名姓。我悔不該署真名姓的。

你的好友皮克

二十八

涵瑜：

我的心上好像釘了一顆釘，時時作痛。這全因

你咯血的緣故。你好些嗎？別再害我了，請你給我好好的保養保養吧！

每天送報的來了，我愛搶着去接，頭二張給別人，副刊留給自己看。我祇看目錄上有我的大名沒有，沒有，便什麼也不值我一看了。昨天的副刊上我的大名竟巍巍的載着呢，心裏打鼓一樣，碰，碰，的在恭賀我中了頭彩一般。我怕誰看出我這可笑的表情，我就故意不看那張副刊，我想留待大家都看了再安閒而自然的欣賞着。因為這樣才可表示我是並不以為在大報的副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是怎樣的有名譽，雖則同事們也常誇着他的朋友曾在這報上登過文章，學生也羨慕的稱道某教員登過一回評論。

後來，他們以為發現了什麼了不得的事蹟似的，看了我的大名，就匆忙的報告我，不消說，讀完了還結結實實的贊揚了一頓，跟着他們的地位就降低了似的。留堂的學生們也都愛看副刊的，自然，她們也就用‘不可輕視’的眼光向我瞟着。‘低年

級的代數教員公然發表文藝作品起來了。’在誰的心中不都這樣駭異嗎？不但如此，當他們和我談話時，還發現我桌上有封副刊編輯者託我陸續惠稿的信，他們瞧了，還拍拍我的肩，不過心中的‘頂括括’和那個大拇指不好意思頂出來就是。我在他們中間真是有了相當的名譽了。但我是一個幼稚的作者，對於發表了的作品雖然以為滿意。但我沒有名譽的觀念在心中，我比老作家的態度還老練呢！

‘名譽’的定義和界說是怎樣我一向不大明瞭，大概這東西也隨各人的觀點為轉移吧。譬如一個好木匠，他在木匠界當然有名譽，但在文藝界他便不為人所知道，我們可以說他沒有名譽瞧不起他嗎？一個人的作品，你以為好，我却以為壞，那他的名譽的好壞不是隨人去顛倒嗎！因此，我以為一個人他要幹什麼盡可根據他自己認為正當的意志努力幹去，名譽的好壞，大可不計。為‘名譽’而努力的他不一定有真名譽，因為這動機就是不名譽的。

有名譽的人，他是由種種偉大的努力之中自然獲得的，他在有名譽的空氣中安閑的活着，並不覺着怎樣，和魚不知道自己在水裏一般，否則他將爲名譽所累。你說對嗎？

越說越遠，再說下去，恐會連自己都莫明其妙起來，連你也沒有精神看下去吧！請了，祝你快樂無疆。

你的好皮克

二十九

我至愛的瑜：

接到你病愈的消息，我如大將得到破滅強敵的捷音一般的愉悅。我祝賀你永遠是勝利者，別教那病魔又將你征服了啊！

久別之後，覺着光是通信還不能使我那軟弱的靈魂有所慰安，很想生出一對翅膀來，突然無聲息的飛到你身邊，使你大大的駭異，驚喜，但這幻想終於是個幻想。可是現在啊，說不定真會飛到你身邊啊。因爲交通大學一位朋友回南，他的乘車免

費券裏可以多填一個名字，他已經允許我同行，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學校已開學幾天了，我雖依然很忙，但我顧不得那些，臨走時請人代理就是。校中沒有什麼大變動，祇有那未曾結婚的何學監因為肚子大了辭了職，國文教員周先生拋了他的故鄉的妻兒和密司姜在暑假中同居了，自然，本學期他們不再到校了。還有那陳學監的女兒的愛人有人看見他在舍監室和那未來的岳母在操體操，這都是和我同鄉的學生由住堂的學生處探聽出來對我說的，其實也算不了什麼。

黎校長臉上有圈圈，駝背，笨重的身體走路時隨着脚步兩邊旋轉的，那付尊容你沒忘記吧？你常和祂接近的那廖某，她是年輕貌美，誰都沒想到這兩人中間會發生有趣的故事的。

星期六的晚上，學生們有的回家了，有的出去逛去了，那廖某却在校長房裏坐在他的腿上補化學，給一個姓林的鬧着了，哈哈，他那件整潔的外

套恐會永遠的留着摺痕吧！這事本不值一談，不過他是維持風化的首領，他是整頓校規的校長，他可以獨自那末和學生補化學嗎？但我也很能原諒他們，因為那廖某學膳費着實無法付清啊！再，我覺着戀愛之國裏是無奇不有的。誰說校長臉癩背駝，但這中間也有女性能體驗出他的美的。誰說周先生鬍鬚多，鼻梁高密司莫粗魯，骯髒，但他有他的美，她有她的美，那正是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我祇覺着那奸滑有曹操臉子的，的確不可愛，但這也許是我的主觀，因為曹操他也有愛人和知友啊！

在本月裏這恐是最後的信吧！不，在動身之前，我還許寫幾句報告你的。

夜深了，頗有涼意。月是皎潔的冷靜的在天空中旋轉着，星兒也稀疏的無精打彩的在閃爍，四壁的昆蟲不斷的唧唧，好像詔示我現在是深秋了。何處無月呵，何處無鳴蟲呵，恐怕到了嘉興以後的我，不會有這般的懷想吧！ 你的好友皮克

三十

我的瑜啊：

這幾天我真是發狂了，我假借名義向同鄉募捐錢，對那些不十分知道我的朋友說我急急於要錢治病，東奔西走，七借八湊，幾天之內公然籌集了一筆可觀的款子，我將一部分買了些上等鹿膠，高麗參和一些北京有名的出產，我將這些做見你母親時的禮物。不然空手空腳的由遠道來看她老人家，這像話嗎？

我真是瘋狂了，現在我真是瘋狂了。我不知怎樣心裏會那末急躁，祇想馬上就飛到你身邊，彷彿沒有立刻飛到你身邊就連吃飯，睡眠，甚至寫這封信都覺乏味，都覺無意義似的，其實在你身邊又將怎樣呢！假使不認識你又將怎樣呢？人啦，你怎會使我心靈這般昏迷顛倒啊？

飛呀，飛呀，穿過那濃雲，繞過那疊障，飄過那急流，一切山川，雲霧，塵市中的建築，盤旋於工

廠的輕烟，一切，都在我眼底電閃一般消逝，遠遠的那叢林的深處一座幽靜的瓦屋呈現在我眼前，我在那瓦屋上的空間翱翔，我看見迴欄的枯枝旁一個年輕的美女含愁的倚欄遐想，我一上一下的，筆直的，輕輕的落到她旁邊，我聽見她驚駭之後又歡欣的叫喊道：“誰呀？……哎呀，皮克，我的……”我們沉浸在甜蜜的抱吻中……“ 嚟，見鬼啦，瑜啊，我要後天晚上才能上火車啊，我現在怎會和你抱吻啊，我在做夢嗎？哈哈！ 你的皮克

三十一

瑜妹：

僅半個月沒給你信，我預料你也就會淡然的過去，誰知你的信竟如雪片飛來，懷疑，傷感，謝罪，最後那封信還流露出一自殺的念頭，我不料我自己，這般渺小的一具沒價值的軀殼，却會有人要為我自殺呀！難道我真有值得人家為我自殺的原素在嗎？這恐怕是你的觀察錯誤了吧！

涵瑜，我那創傷的心正在極力圖謀保養，恢復，這半個月以來，什麼事都不做，什麼心事都拋却，每天到陶然亭看野景，到法源寺看和尚參禪，我的心神是多未清靜恬適啊！可是現在啊，接到你這樣悲傷的信以後，我以前費盡無窮氣力所排去的愁煩苦悶又一齊退回舊壘了啦。我本想從此不過於愛你以自苦，但那戀愛之火却已燎原了啊，不可收拾了啊，我祇好將這殘敗的軀體葬埋在那中間罷。

我的窮和忙你該知道，這次將校務託人代理，跋涉長途，雖然是爲着要見你一面，也是想到你府上看看，使你母親知道我是怎樣一個東西，而我也藉此知道你家庭的狀況，居心不過如是，誰料你們會拒我在數千里之外啊！雖說到了你們那市鎮上便算有礙風化，但祇圖一晤，難道對於遠來的我也絕對不能變通辦理嗎？你要我在嘉興的客棧裏候你，但是直候得三天才見你們來，你知道這三天的日子，我是怎樣消磨的啊；無論在白天晚上，我是

坐立不安，在旅舍中祇是不斷的出入，在江岸徘徊，在牀上睡倒又爬起來，飯吃不下，書看不進眼，聽了那小樓窗外的枯葉噼噼的響着，看了那遠水中的一葉偏舟，萬千的悲感都集在我心上。瑜阿，我若是失了魂，我便不會覺得旅况的凄其的；若不是爲着跋涉之難，我恐怕等不了三天就會跑上回家的道路的。孤寂愁苦且不管他，可是旅舍的開支並不算小，箱裏的錢包一天一天縮小，人地生疏的我，隨便什麼都要吃虧上當，懷想着那遙遠的歸程，你想我是如何的恐慌呀！

在旅館裏要我搶着去付你和母親，弟弟和我自家四個人的五六天的開消，實在是啞吧吃黃連，打腫臉做胖子的事，但這且不必管他，你母親弟弟的土話我是一句不懂的，你當着我又祇是靜默，生怕多和我說幾句話便算失了節一般，祇將一幅淚眼和憂愁的面容給我看，這是爲什麼呢？昏昏沉沉的五六天一剎那就過去了，爲着職務關係，爲着旅囊羞澀的緣故，我不能不說要卽刻回京的話，而你

們竟乾乾脆脆的先我就道，沒有一句安慰我的話，你想我是怎樣失望，怎樣悲哀啊！

當我送你們上船後，我孤伶伶的，頭腦暈暈的不知自家站在河岸是幹什麼，癡癡的向你們揮帽，對你們道別，看你在艙口露出頭來又隱藏了，我恨不能變個水鬼，跟在你們的船底，聽聽你們是在談論什麼，看你最後的一眼，但是那逝水却一程一程的將你們飄去，終於那船影在我的淚眼中，在水天杳渺中消失了，我才愧然憬悟，眼睛機械的一眨，將盈盈的淚水排了出來，陌生的江岸的秋色射入我眼簾，急行的帆船一葉一葉往西流去，瑜啊，那時候種種的情緒一兜上心來，我才發現我自家是身羈何處，我便踉蹌的奔回客寓，付清賬目，提着空的皮箱，那祇有五六元贖款的皮箱，匆匆搭着上蘇州的小艇，我是在小艇中將兩手蒙着臉躺在硬牀上到蘇州的，在蘇州的客寓中攪鏡一照，我的眼珠是通紅了，我的眼皮是栗子般浮腫了，我的臉色是消瘦慘白了，我便關着房門痛痛快快的鳴咽了

一陣。

一夜糊糊塗塗的過去，第二天絕早就搭車到常州。因為常州有我一個失業的窮朋友，我想到了他朋兒再說。可是在常州，因為種種不方便，依然落在旅館裏。在那裏住了半個月，安安靜靜的病了一場。賸餘的款為拍電到京籌款用掉了，零星的開支都由常州朋友借來給我的。挨了不少的日子，我那朋友看見我收到兩次由北京寄來的款不夠付清旅館中的費用，這樣下去恐怕是即令能夠付清旅館中的費用，路費是沒指望的，於是，他當盡他的衣服，我也押盡我比較值錢的東西湊足二拾七八元就趕緊搭車回京。這次南行，總計費時一月半，用錢一百八十餘元。

回京後滿想在學校裏跬步不出，努力圖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恢復，可是回校一看，我的職務校長已另聘人擔任，聽說那緣故是因為我拋棄職務去會情人。至於我請的代理人，校長始終沒讓他代理一天。受了新的打擊，於是我又病了。於是我負

了重償，而且職位被革，所以我迎來的心情是非常的頹喪疏懶的。這就是我半個月來沒寄信給你的原因，請你曲諒些兒吧！

以上所述的種種本算不了什麼犧牲，損失，爲着戀愛，這點點磨折是應該受的，但一區顧我未到嘉興之前，和你把晤之後與乎目前的景況，我終覺着犧牲太大，而更大的犧牲，就是我那有限的淚泉簡直乾涸了，我受了這種犧牲，受了社會的這種待遇，而你却祇是深深的躲藏在舊勢力之陰影裏沒有絲毫的勇氣來和我握手，我想遲早終歸會被拒在你的愛情的圈子以外的，我寫到這裏，我的心兒碎了。

塵土飛揚的都門，使我無絲毫留戀的餘味，我看不慣曹操的臉子和神像的面孔，我尤不願將自家流浪的情形使人們看得稱快，我想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人地生疏的上海流浪下去，我要在那兒過着新鮮漂泊的生涯，瀏覽些陌生的曹操臉子，我是勉強在活着的人，渺小得不爲人類所看見，那或許

不致再被革再受踐踏吧。涵瑜呀，你願意我距離你比較近一點兒嗎？請告我。

此後賜示請寄報子街蘇君處。

你可憐的人皮克

三十二

瑜妹：

沒有什麼能驅逐盤據在我心腦中的煩懣與焦憂的，除了你的信，今天收到的你的信。不過這又使我痛苦，因為你的信，我又流了一回淚啦。你說你天天對母親哭着吵着要到上海去，你母親竟然答應全家搬到上海去，這不是使我感激涕淋的事嗎？我們到了上海之後，我雖不敢到你家裏去，你總可以偷偷的來會我幾回吧，就是彼此通信也可以少耽擱些時光吧！

我覺着痛苦也有趣味，漂流也有趣味，雖然最近一位同鄉熱心的替我找着了一個小職位，但是我對北京恨透了頂，我已決心到上海流浪去，我現

在已買好了到上海的輪船通票。同行的男女有五六人，目的都是進一個不花錢的口口速成學校，校址在法界口口口路，不管那校的情形如何，但我祇取牠不花錢，到校之後再看情形吧。我們准在雙十節，——曹錕登基的這天晚上起程。

瑜呀，新的生活在等候着我啦，是樂境是悲境我全不打算，我猶如上了零一個戰場，在新的戰場裏是不知敵人的槍彈從哪邊打來的。我不怕敵人放的是什麼彈，我即令中了彈，我還得往前進，倒在那兒便那兒是我的歸宿。我現在覺着生趣油然，好像前途的希望招引我似的。我毫無牽累，一身覺着極其輕快，精神也有說不出的充足，總之，一切在我都變了一個形相，我們的戀愛在這時止也可算是一個時期，或者就將以前的戀愛賬一筆勾消，我們從新戀愛起。換了戰場，換了環境，也換了一付精神與觀念不可以說是從新戀愛起嗎？

瑜呀，新生活就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準備在新的戰場中重行握手，都門呵，永訣了。

你的靈魂皮克

三十三

我最愛的瑜妹：

我剛到上海的學校，你的兩封信却早在那兒等候着我，你真是太性急了。你難道不知道我是搭輪船嗎？

你的信我看了又看，晚上躲在帳裏還不斷的看着，微寒襲人的殘秋的夜晚，在清靜的寢室中的帳子裏，迎着那射進來的半明半暗的電光，由溫軟的被裏伸出頭來慢慢的一行一行的玩味着你寄來的兩封信，你猜想我是怎樣的安適快活啊！我追想在北京和你追隨的情形，黑夜中在中央公園的荷池邊的樹林中匆忙的吻抱的况味，恐萬萬不能過此吧。瑜啊，你說你們准下月動身來滬，我非常的歡喜。我想你最好也進我這一個學校，將所謂「師徒」變成個實際的「同學，」我想我們的青春決不像留京時如耗子般的消磨過去的。

學校方面對我們頗優待，除免收學宿費外還有供給伙食的消息，這因為校長在京招我們來是想畢業後好替他做事啊！至於功課呢，雖還沒上課，但沒一門合我的意的，好在我並不專為學那些玩意而來的，我不過借這學校為宿舍而已，我還有別的重要的打算。

戶外的汽車‘哆哆’的聲音漸漸的稀少了，‘敲打’的時鐘悠悠的敲了十一下，瑜呀，我們在夢裏再見吧。

你的哥哥皮克

三十四

涵瑜：

已經是初冬了，自從接到你前次的兩封信到於今沒拜讀你的隻字，你是在收束家務嗎？是在檢點行裝嗎？或者你的信在郵差手裏失掉了嗎？或者還在途中傳遞嗎？我整天的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既不見你的人來也不見你的信到。因為不知你的行蹤怎樣，十幾天以來寫給你的幾封信終於不敢

付郵，撕的撕了，燒的燒了。

瑜啊，因為得不到你的消息，我的精神又呈現着萎靡頹廢的狀態，正如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的往下墜落，精神是如此的消沉，而物質方面又漸漸感到困苦，我想翻譯點兒童文字去騙幾塊錢免得將現在正用得着的舊大衣押去，然而照這情形看來，顯然是辦不到的了。瑜啊，你沒有消息傳遞給我，也始終不到上海來，往後，我的消息恐祇有增你的愁懷，你盼我振作的期待也恐會歸於幻夢，我其所以致此之由，你也該任點相當的咎責吧。

在京接洽好的幾位允許源源接濟我的朋友，也至今一字不曾寄我，家中雖來了幾封空頭鼓勵我的信，徒然使我憧憬着隆鍾的父母在窮愁中度着殘年的苦楚，白日裏的一切紛紜的色相徒然使我達於極點的沉悶，在夜裏通宵的展轉祇覺着冬夜的漫漫，靜聽着窗外的簌簌的寒風與庭前的蕭蕭的落葉，那落葉就彷彿是我的生命的象徵，瑜啊，什麼都消寂了，我如木槁死灰，僅餘着一顆微

不然，我再沒有第二條出路。瑜呀，你怎會忽然來了呢？

學校裏沒有好的會客室供我們暢談，這飯廳式的客堂一有了女人，就會有許多不相干人不近不遠的坐着，看着，旁聽。好像他們知道我是曾經被革的趕出都門的人一般。終於使你也坐了不久便走了。我送你出門時癡癡的瞧着那黃包車無情的將你運輸去，我是多末的悵惘呀！校門口除幾條懶狗垂頭捲尾的躺着而外沒有半點生物的動靜，遠處的幾枝枯枝僵直的如同聳立在霜花的月色裏，更有那急馳的車夫在灰塵中奔走，如煙如夢的浮晃着，我仿如看把戲一般癡呆了，若不是記取你贈我的一大包黃豆還留在客堂裏，我不知會在大門口癡立幾時呀，癡立幾時呀！

你的那黃豆非常的清脆可口，我時時刻刻的咀嚼着，雖然有那末一大包，我還是一粒做三兩口吃。尤其可笑的，我竟不肯分半顆給我那些所謂朋友吃的，尤其可笑的，在晚上睡覺的時候，一粒一

粒由枕邊掏出來，一嚼一縈思，當縈思極其玄遠時，不知不覺那豆兒失了踪了，我也就含笑的入了夢。等醒了在被裏觸着牠時，又如孩子獲了珍寶般的將牠塞進口，呵呵，祇有孩提時母親用小豆兒賞賜我，撫慰我，我也這般珍惜的細嚼着聊答慈母之恩惠。除了慈母之外就祇有你是這般安慰我，就祇有你是這般安慰我啊！

本星期內我們總還有一回筆談或面談吧，雖然往後聚談的日子那末的長。

你的愛人皮克

三十六

涵瑜：

昨天早上剛吃完稀飯，你就來了，手中又挾着一大包，打開一看，是一件米紅色的絨繩褂，一雙手套，也不說‘送給你’，也不說別的，祇將這大包向我身邊一推，還暗中塞進我手裏一個小紙包，打開一看，裏面却是兩張十元的鈔票。涵瑜，這時候

的我的情緒不知是怎樣的錯縱，我的心弦不知是怎樣的緊張，總之那形容不出的感激與自傷，那表現不出的哭與笑，簡直把我的心神弄成愴怳迷離了。我祇要你能來看看我多談一刻就感到無窮的幸福的滿足，我好意思接受你這隆重的恩典呢？

從昨天起到現在，我的心念中祇是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難道我那瘦長的身軀，落葉般的臉色，呆直的眼波，無血色的嘴唇能夠誘惑愛美的女子，我這懶散頹喪的無價值的靈魂能使人迷戀傾倒嗎？瑜啊，我深信你這舉動裏至少帶點慈悲的憐憫吧，我需要的是什麼啊？是物質的慰安嗎？如果是，那我真是太墮落，你也是不能生活獨立的人，那你也太自苦。盼你以後別再這樣周濟我啊！

你說你已經得母親的允許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和我這學校性質相同的學校報了名，下星期一就可以上課，我非常的喜悅。飽食暖衣專在戀愛裏打滾，究竟不是生活的正軌，大家努力前進吧。

聽說法國花園很好玩，有山有水，你下次來，

我們吃過午飯同去一遊好嗎？我想在那花園中，我們攀援着樹枝，爬過一級一級的崎嶇的石砌，站在那小山的絕頂等候着皓月的東升。 皮克

三十七

瑜妹：

在這羣蚩蚩氓氓的同學中過日子，達觀的我，終不免於有時候心情被攪擾得極其繚亂的。這是上星期日早上的事：

“你忘記一件事。老皮。”范君慎重其事的走來說。

“什麼事啊？”我也認真的回問。

“嚇，今天是禮拜日，你的愛人馬上就會來。這時候還不剃光鬚鬚嗎？”范君說着引起旁人的一陣諷笑。

這是每週照例的功課，本已味道索然了，但他們還是努力的津津的嘲笑着，我呢，也從不因此表示過一點厭惡，到了極無聊的時候，不過冷靜的微

笑着，將一團不高興輕輕的壓下去。然而他們却定要在這種嘲諷裏表現他們的天才，話匣子似的向我盤問，那時我正在吃稀飯，我指着同席的陳君說：

“我是素來不齒那些鞠躬盡瘁來取悅於婦女們的，我每星期刮一次臉這算什麼？他每星期刮三次你們將怎樣的批評呢？”

“我沒有愛人，隨便刮多少次臉也不要緊。”陳君大不以為然的反辯。

“那末，難道你就不是想修飾得漂漂亮亮去找個愛人嗎？”我笑着說。

這就使他那面孔板起，凸起的藍色的脈絡織成錯縱的河流，他終於憤怒的立起來，將手翻轉，把那手中還有半碗稀飯的碗砸得粉碎，稀飯與碗片紛紛的向四圍飛濺，他罵了一聲‘混蛋’就紅着臉走到窗口立着。

“老陳，你對我砸碗幹嗎？就是我說話太唐突，也不必動氣啊！因為我這句話使你動怒，砸碗，我

真是心裏不安得很，抱歉得很！”我斷斷續續的鼓着勇氣說，那眼淚一齊湧到眼眶邊，僅僅沒有流下來，因為許多的眼光集中在我臉上。這時，那禍首悄悄的走開，飯廳裏充滿着不和諧的冷靜。各人也就都把那話匣子收起來，無精打彩的走了。

陳君的姣好，和霽和一切，都素爲朋輩稱道的，他和我尤其要好。然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過於親密反而跑出禮貌之外像至親骨肉之間一樣更易發生糾紛嗎？這真是意料不到的事。或者他是爲着別的憤惱急急忙忙找着了這條出氣的路道吧！

從此我們不再交談；同桌吃飯，或在路上相遇，總是各人低着頭連光目都不偷視一下，合定的一份報也祇有他一人懶悠悠的翻閱，都像失羣之鳥，失了常態，我們之間，儼然豎着一座牆壁如巍巍的喜馬拉亞山分隔了歐亞。素愛沈默的我，平常已飽嘗着淒切的孤伶的况味，唯一的陳君又對我如此，涵瑜啊，所謂‘知己’對我是這樣，世界是如此的奇

離，像我這種無力的庸奴，祇要宇宙不毀滅，我終有給濃煙硝霧毀滅的一日，我真生活得夠了夠了。我祇有在夜闌燈灺時躲在清冷的薄絮中向自己的心靈訴述那無邊的哀怨。是的，我是這光明燦燦的宇宙中大殺風景的厭物，早就不應生存於斯世的，我的平心靜氣的語音，我的謙恭的笑臉，一切，徒然暴露自己的醜惡罷了，我憎惡自己，我想毀滅自己，我簡直不願在人煙稠密中悄悄地佔去空間，但願悄悄的死去。我於今沒有靈魂了，如僵屍一般在黑夜中的孤寂的深林裏躊躇，暗淡與陰風籠罩着我，看不見一切，聽不見一切。呵，沒有我了，我是渺小得至於看不見的灰塵，當載重的車輪壓下時，我擠到那邊，當禽獸之巨足踐踏着時，我又逃到這邊，終於無可遁逃時，天啦，你賞我一陣微風，把我吹散了吧！把我吹散了吧！

瑜，這點小事本不打算告你，因為寫些這樣的話也許是使你討厭的事，但我不知如何還是說給你聽。為想消滅這一種內心苦悶的緣故，我才想出

個遊法國花園的方法來，可是一出了花園，在你去後，那種種苦悶又洶湧起來了，瑜啊，我真不想再說什麼啦！

悲哀的皮克

三十八

親愛的瑜：

一切的事要在一種頂瞭解的情緒之下才能下結論，定辦法。你說你的朋友看見我在外面追女人，又看見我常跟女同學女教員到外面去。不管是不是你設詞探聽我，我不妨將我所知道的告訴你。關於前者，上海灘上男女雜沓，是誰追誰，很難一目瞭然，暫且不說，至於後者，確有其事。在無聊極了的時候，她們邀我出去走走，要去就去，要到法國花園就到法國花園，要在校中和我談談就談談，這不是祕密行爲，鬼頭鬼腦，算不了什麼。談得對勁就多說兩句，談得不對勁，就罵她們兩聲，或者一個人衝走去了，也是常有的事。橫豎我已經有了愛人，足以自傲，在情場中曾經受過一點磨折，在她

們中間簡直是老氣橫秋的。

那個姓姜的同我從北京動身時她就被一個姓何的愛上了，在船上，他替她打臉水，買水菓，運行李，到上海後他朝夕不離的陪着她，請她看電影，吃和菜，他們瞞不過我，雖然曾請過我，我並不會加入過。爲着她一次不了一次的請我寫英文賀年片，曾得罪過她一回，她會關着門哭了一回，而且興奮的要進商務印書館的英文函授學社。不過因爲我後來還是和她談談，那進函授學社的計劃也就無形取消了。

那個姓林的是經姜幾次的介紹才慢慢的談起話來，雖然她是我的同鄉。混熟了之後，我曾被她請到臥室裏坐。她是小學部的教員，又還教外國女人的國語，她很憐惜我的景況，但我絕沒有向她借過錢，談過半句與愛情有關的話。雖然她會問過我的家世，我的年齡，我有沒有結婚，有時請我帮她理絨繩，趁着機會說些牽絲攀藤的隱語，我却是‘一刀兩斷，兩刀四斷’的將她的熱情消滅了。末後爲

着她請我教英文，自己却常常缺席，終於給我說了一回，她也痛哭了一回，於是英文也就不學了。

總之無論怎樣的美女，她們的矜持，驕傲，在我簡直失了效力。我是不肯低首下心於婦女之前的，何況是她們。我生平頂恨情書中有‘你誠實的僕人’那句話。一個男人要用逢迎諂媚的手段去博女性的歡心，那便是欺騙引誘，真正的戀愛中能有卑污的‘逢迎’‘諂媚’嗎？

因為你常常對我有無聊的妒嫉，有人向我建議說：“戀愛女人，有時不可不有手段。”那言外之意彷彿就是先騙騙女人的錢用，再騙到手她的肉體，然後她便死心踏地的愛着那男人，男人即令有些地方不對，她也祇能聽人家的操縱。涵瑜，你看我是不是這種謬論的附和者啊。想你一回想我兩年來的種種，你該瞭解我，你該會少妒嫉我一點的吧？

星期四的下午，我想來看你，請你在校中候着。

你的皮克

三千九

我愛的瑜妹：

前次我對你說不必耽誤正事來寫信給我，其實我何常不盼你的信呢？我用這極笨的方法來安慰你落得自己陷在空虛的想念之中，我爲自私起見，非常的後悔。

你以爲我在校中常有女友相伴，你便和你的男友前故意表示親熱來報復我嗎？當我來看你的時候？如果我的猜想沒有錯，那你真太不瞭解我。不過也許是你對我的愛情在轉移，在變換，也許是我在妒嫉你，但是我如何能禁止你有別的愛人，我更如何能佔有你呢？我並不是現在有了愛人才這般輕便的說，實在，你如果有別的愛人，你儘管熱烈的去愛，努力的去尋求以前未有的的滿足，我決不因爲難堪，悲傷，孤寂，消沉而減少對於你的愛，這是我頗能自信的，一個人同時愛上幾個人決不是不可能的。我昨天就在報上看見大約是這樣的

一段記載：

一個女學生愛了一個本校的教員，同時又愛她的表兄，而她的表兄和那教員又是好朋友。那女的爲節省時光與精神起見，寫了兩封同樣的信，但匆忙中却將封套中的信裝錯了，她的表兄接到信，很以爲怪，將這事實告訴那教員，那教員也將情形說出來，大家覺着好笑，但他們並不妒嫉，友誼始終維持着，他對他說：“看將來誰是勝利者。”

我近來又接到一個落魄江南的老友的信，信中夾了三封情書，他要我將這件事做成一篇小說。言情的小說像我這樣粗魯的人是做不來的，但事情却真有趣。我那友人從喪妻，失業以後，閑居在本省已經半年了。他說其所以能在本省閑住半年的，全因爲兩個在中學讀書的族妹愛了他。那兩個女子是嫡親姊妹，姐姐是已經訂婚的，妹妹雖沒訂婚却另有情人，她們各愛各的，並不妒嫉，在妹妹的信中更有“她——姊姊——近來對你還好嗎？”“請

你替我問你的她的好。’等的語句，而在姊姊的信中便有“那小妮子近來怎麼不寫信給我啊？難道她……”那情形真複雜得很，將來你一看就會知道的。尤其妹妹的信中“他”“你”都赤裸裸的寫出，那裏面絕無一點虛僞的話，令人想起真正戀愛的神聖。瑜啊，我的戀愛觀是極同情於她們的，倘若你永遠的愛我自然非常的感謝，若你還愛他，他，雖則我受了打擊，悲哀到萬分，但我却不能反對你，阻擾你。

瑜啊，我悔不該到你學校裏邀你看電影，但邀你看電影却是一種手段，出自某種動機。不過我即令不邀你去，我那能禁止自己有那種動機呢？我是活的人，自然的人啊！我為什麼不邀你去呢？看着那銀幕上半裸體的男女在甜蜜的吻抱。我們在黑暗的角落裏為什麼不偷偷的輕快的吻抱呢？我為什麼不用手指刮你的手心，按摩你的乳峯，你的……呢？我決不以爲這是輕狂的。你的手心不是濕滑滑的嗎？帶點戰慄嗎？心房在撞打嗎？頭啊，身啊都緊

緊捱着我嗎？讓我怎樣嗎？然而我問你：“到別的地方去玩玩嗎？”的時候，你却裝癡癡呆呆的說：“到什麼地方去啊？”我說：“到…到…幽靜的…”這樣的說不出口，你還不明白嗎？瑜，我不以你是害羞，是桎梏於禮教之中，你是男性的玩弄者也說不定。

這樣深的我的心中的缺陷，在費盡精力還得不到一點滿足時，我一面感覺着無限的虛空的沉痛，一面又感覺着時起時滅的羞慚，終日頭腦昏昏沉沉，陋在兩種情緒的交戰之中，再煎熬下去，我准會生病，准會大病的。

不過我有時又覺着自己不對，當我起了那動機，漸漸的在逗你時，我又在心裏划算：唉，可憐的瑜啊，你的朋友在引誘你，在進行毀壞你，你是多末的精緻，多末的美麗啊！你應該珍惜你的童貞，男子是靠不住的，你能知道我准和你相偕到老嗎？我知道你需要我和你偕老嗎？我能知道自己靠得住嗎？如果誰有那‘從一而終’的念頭，我們對於‘一’還是審慎點好。……我這樣一懷想，我又感謝自

已並沒再接着那慾念去猛進，又覺着我自己還不算怎樣的不知恥，不應該無故的羞慚。

總之，我現在的心情非常的迷惑，紛繁，矛盾，我對於你起了那念頭，真侮辱了你，真對你不起，以後不敢了，不敢了。我們恢復原始的我們嗎？

你可憐的皮克

四十

涵瑜：

我總盼你有那天能了解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你愛要我送我東西或種種的體貼幹什麼。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頂多是想念人家或惱恨人家，但有人來後却給我以重大的難堪，無盡期的創痛，我却不十分情願。雖然生活太安定太平常沒有趣，時時起一點波浪也有意思，但殺頭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吧。

昨天沒料到你會來而竟來了，頭髮衣服都給雨淋濕了，臉孔板起，一見我就說：“你做得好事

噢！你做得好事噢！你到底在外頭幹了些什麼花頭啊！”這突如其來的嚴厲的質問，令我愕然的無從答覆起。你把那封信丟在我前面就衝走了，簡直不給一個解釋的機會。我祇有哭，我祇有將悲哀毀滅我自己。我是不值得你如此逼迫我的，我應該努力的趕快把自家消滅，免得你再這般的爲我勞神。

近來爲磨煉自家，束約自家，常常話都不愛和人家說，也不和任何人出遊，祇孤獨的坐在書案旁看些英文，譯些文字，不願腰酸背脹，頭腦煩紛，晚上成了個不眠症者，然而我却自以爲能領略孤寂窮愁中的味道，以爲勉強可以對得你住的，誰料到你還以爲爲我太過分的在生活着，我知罪了，我知罪了。

那封詞句不十分通達的匿名信，我已仔細的拜讀過了。句句是實話，我是流氓，地痞，濫三無學識，寒酸，已經騙過女人的，這都是實話。他要你謹慎，免得上我的當，他這般的關注你，指點你，我是如何的感謝他！因爲他的信，竟使你明白過來，不

致上我的當，我更感謝他而且感謝你！除了感謝之外，我是沒有話可說的。

我要取消這信開頭的那句話，我不願你有了解我的一天，我不需要你的了解。那有什麼用呢？我不敢再向你那裏要求一點安慰，因為這安慰徒然延續我那討厭的賸餘的生命。我祇盼有人爲我唱着葬歌，吟着死曲，或是寂沈沈的將我裝進黑的木匣裏，四堵木牆把我眼睛擋住，那石膏炭末緊緊的將我耳朵塞住，這時候，我快樂了，滿足了，這是真正的新的生活，天啦，這生活該離我不遠了吧！

夜深了，催我別太發憤了的朋友們都用鼾聲陪伴我，此外便無一點聲息。我戀戀不捨的，從書案慢慢的移到牀沿，我將枕頭墊在牀欄上將頭擱上去，將薄被圍着全身，把電燈滅，我準備幽幽靜靜的，縷縷的想他一通宵，靈魂在渺茫的冥暗的黑夜中漂遊他一通宵。 夜的漫遊者皮克

四十一

親愛的涵瑜：

好啦，從你接到那封毀謗我的信以後，你竟還接了兩封匿名的情書，筆跡和從前那信一樣的，現在你還責罵我嗎？你明白了從前那信的用意了嗎？我現在不管你對於那匿名的情書的感想是怎樣，總之我對於你的內疚總算減輕了一點。

你說下星期日將兩封信拿給我看，那可不必，你高興就把牠留着，他寫信給你，總算是愛你，你無須憤怒的怨他，大家都愛你，這足見你是十分可愛的，那寫信的人我想你該知道是誰，如果絕不知道，那便更有趣。

每天吃了晚飯，既怕冷又找不出愛做的事情做，祇好一人躲在被裏玄想，玄想的事也是時時刻刻玄想慣了的，無論怎樣想也終歸是個玄想。不過那種玄想也許耗費了你一點精神和時光也未可知，我不是你，固然不敢決定是如此，然而女子的心裏我不相信絕沒有那種玄想的。既有那種玄想，爲什麼不求滿足呢？生活便是衝動，一切的衝動便

出發於慾，有慾才是人，要滿足他的慾才是勇敢的人，人類啊，那怕談得慾的虛僞的人類啊，你們真是卑怯的東西！

你說母親要回鄉去料理家務，你不同回去她能放心嗎？哈哈！

大風大雪，街上那些籌備過年的人還是那末熱鬧，我却祇在冰冷的薄被上加蓋幾件零星衣服，那爆竹呵，那惱人的爆竹呵，還沒到年關就把我的心炸成粉碎了啊！

孤伶的皮克

四十二

涵瑜吾愛：

想不到我們竟有這末一次。這恐怕不能不感謝你母親的回鄉吧！

我的靈魂現在是充滿了獲救的甜蜜的感覺。最困難而又最柔嫩的事情，總算幹過了，玄想已不成其為玄想了，現在我能夠微笑着聽那喧囂的臘鼓，欣賞着天空中的開花爆竹了。我好像征服了倔

強的敵人做我的俘虜，我感到不可名言的高貴。

當你剛來時，我就覺得很驚恐很戰慄，我探悉你的母親已經回去了，你已經住在學校裏了，我在心旌搖搖之中不管一切，決計邀你出去。那時我的頭腦是昏昏沈沈的，等你答應了，已經走出門了，我覺得已出了危險似的，漸漸腦筋清楚起來，精神振作起來，不過有時又覺得自己無恥，覺得人家一注視我們就非常的胆怯，不過無論怎樣亂想，那腳總非走不可，臉色雖是很苦悶的樣子，然而我却將那事應該怎樣辦，前前後後的想了一番，已經胸有成竹了。

你呢，祇是低着頭，紅着臉，賊一般的好像要將頭躲到我的身後似的挨着我懾縮的走，那時我已完全認識你的心了，我不禁憎惡我自己，哀憐你起來。假使你在我身邊扯我一下，說一聲“不，”她的話是有力的，我會服從你。但是，你不那樣辦，實在的，你也不想反抗我，你也再沒有像那天這樣熱情的了。你終於跟成我匆匆忙忙的跳進了那家旅

館的後門。

到了房裏，關上了門，你開始哭，臉脹得血紅的低着頭哭。我簡直驚惶失措了，倨傲的我在你的膝前跪了半天，你恐怕也不知道吧！涵瑜啊，你依從了我，我那時也不知道感激，也不覺得我是勝利者，對你應有那種的利權，我祇感到你的青春，你的處女美，你的難攻的德操，都給我毀壞了，我祇感到我們是已經熱烈達於極點的一心一意的相愛着了，回想過去，推測將來，我祇有和你偎抱在被裏伴着你盡情的哭。

你回校之後，身體舒服嗎？身體沒有什麼大變動嗎？將來母親回上海了，她如果發覺了，你也用不着害羞害怕，如果她逼迫我們，我們索與同居起來。至於同居的開支，自然要先籌劃每月的收入。昨天我聽說我的一個同鄉到了上海，我馬上去看他，他是一個公司的經理，在京時，他非常的關注我的，我將苦楚的情形對他說，他極願替我設法，他說謀個五六十元一月的事很容易。我想將來倘能

如願以償，兩人同居是不成問題的。我寫到這裏幾乎要手舞足蹈起來。在愛河漂流着的我們，已經備嘗風波與辛苦了，可是風波越大却彼此越擁抱得緊。魔障愈多，我們愈是小心，愈是老練，往後祇要彼此遇事謹慎力求諒解，康莊大道，許就在眼前也說不定的。瑜啊，我現在非常的快樂，我背誦一首詞給你聽聽：

我不是輕輕宋玉年，艷豔潘郎面，合上你不是臉泛桃花，眼角情絲罨。好姻緣，(?)可不是一對神仙下洞天，顧影空相憐，更添上愁腸萬轉，百樣迴旋，像這般那能支持到幾十年。只要雙心戀，急起直追莫誤延，何怕故障堆堆砌眼前，人定勝天，自有一帆風順水推船。

你的親愛的哥哥皮克

5000 A 1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1945 書號 857-7
Acc. No. Call No. 183.66

1928 7 15 初版

1—2000册

1928 12 15 再版

2001—4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